

儒門事親卷之二

戴人張子和著

新安吳勉學校

偶有所遇厥疾獲瘳記十一

余昔過夏邑西有婦人病腹脹如鼓飲食乍進乍退
寒熱更作而時吐嘔且三年矣師覲符呪無所不至
惟俟一死會十月農隙田夫聚獵一犬役死磔于大
樹根盤遺腥在其上病婦偶至樹根頓覺昏憤眩脊
不知人枕于根側口中垂出其狀如蛇口眼皆具以
舌舐其遺腥其人驚見長虫兩袖裹其手按虫頭極

力而出之且二尺許重幾斤剖而視之以示諸人其
婦遂愈虫亦無名此正與華元化治法同蓋偶得吐
法耳又有一書生瘡間日一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
瘡之期書生憂甚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瘡血
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日入院瘡亦不發亦偶得
吐法耳正隆間有聖旨取汴梁諸匠氏有木匠趙作
頭鐵匠杜作頭行次失路迷至大宅乞宿主人不納
曰家中有人重病不敢納君杜作頭給曰此趙公乃
汴梁太醫之家今蒙上司見召迷路至此蓋病者當
愈而遇此公也主人默而入良久復出將邀二人入

室與之食已主人起請曰煩太醫看病何如趙見而
笑曰一藥可愈二人竊議曰來時所携熟藥寄他處
上此中實無柰何杜曰此甚易耳潛出門得牛糞一
塊作三十粒下以溫水少頃病人覺胸中如虫行一
涌而出狀若小蠅蝗一二升以手探之又約一升頓
覺病去明日主人出謝曰百歲老人未嘗見此神効
之藥也禮餞二人遂歸嗚呼此二子小人也欲苟一
時之寢遂以穢物治人亦偶得吐法耳又有一婦病
風癩從六七歲因驚風得之自後三二年間一二作
至五七年五七作逮三十餘歲至四十歲日作或一

日十餘作以至昏癡健忘求死而已會興定歲大饑
遂採百草而食於水瀕採一種草狀若葱屬泡蒸而
食之食訖向五更覺心中不安吐涎如膠連日不止
約一二斗汗出如洗初昏困後三日輕健非曩之比
病去食進百脉皆和省其所食不知何物訪問諸人
乃慙葱苗也慙葱苗者本草所謂藜蘆苗是也圖經
云藜蘆苗吐風病此亦偶得吐法耳又有一婦年三
十餘病滑泄經年皆云虛中有積以無憂散五七日
一服至二十服不効又服纏積丹軟金丸諸藥皆不
効其又服藥愈速病勢愈甚食飲日減人或謂曰此

休息痢也宜灸中脘及左右穴臍下氣海及膀胱穴
以三里引之每年當冬至日夏至日灸之前後僅萬
餘壯忽門外或者曰此病我屢識蓋大傷飲之故卽
目桃花正開俟其落時以長棘針刺之得數十萼勿
犯人手以白麵和作餅子文武火燒令熟嚼爛以米
飲湯下之病人如其言服之不一二時瀉如傾前後
瀉六七日僅數百行昏困無所知覺惟索冷水徐徐
而飲至六七日少省爾後食日進神日昌氣血日和
不數年生二子此人本不知桃花萼有取積之神効
亦偶得瀉法耳余昔過株林見一童子誤吞銅鐵之

物成疾而羸足不勝身會六七月淫雨不止無薪作
食過饑數日一旦隣牛死聞作葵羹粳飯病人乘饑
頓食之良久泄注如傾覺腸中痛遂下所吞之物余
因悟內經中肝苦急食甘以緩之牛肉大棗葵菜皆
甘物也故能寬緩腸胃且腸中久空又遇甘滑之物
此銅鐵所以下也亦偶得瀉法耳頌有老人年八十
歲臟腑澁滯數日不便每臨後時目前星飛頭目昏
眩鼻塞腰痛積漸食減縱得食便結燥如彈一日友
人命食血藏葵羹油溲菠薐菜遂頓食之日日不乏
後皆利食進神清年九十歲無疾而終圖經云菠

菜寒利腸胃芝蔴油炒而食之利大便葵寬腸利小
溲年老之人大小便不利最爲急切此亦偶得瀉法
耳昔一士人趙仲溫赴試暴病兩目赤腫睛翳不能
識路大痛不任欲自尋死一日與同儕釋悶坐於茗
肆中忽鈎牕脫鈎其下正中仲溫額上髮際裂長三
四寸紫血流數升血止自快能通路而歸來日能辨
屋脊次見瓦溝不數日復故此不藥不針誤出血而
愈矣夫出血者乃發汗之一端也亦偶得出血法耳
嗚呼世人欲論治大病舍汗下吐三法其餘何足言
哉此一說讀之者當大笑耳今之醫者宜熟察之可

也人能謹察其真中之誤精究其誤中之真反覆求
之無病不愈余之所以書此者庶後之君子知余之
用心非一日也又有病目不覩者思食苦苦荳頓頓不
闕醫者以爲有虫曾不周歲兩目微痛如虫行大皆
漸明俄然大見又如北方貴人愛食乳酪牛酥羊生
魚膾鹿脯猪腊海味甘肥之物皆虫之萌也然而不
生虫者盖筵會中多胡荽蕪荑醬鹵汁皆能殺九虫
此二者亦偶得服食法耳智者讀此當觸類而長之
攻裏發表寒熱殊塗箋十二

有一言而可以該醫之旨者其惟發表攻裏乎雖千

枝萬派不過在表在裏而已矣欲攻其裏者宜以裏
爲主欲發其表者宜以熱爲主雖千萬世不可易也
內經言之詳矣今人多錯解其旨故重爲之箋發表
不遠熱攻裏不遠寒此寒熱二字謂六氣中司氣之
寒熱司氣用寒時用藥者不可以寒藥司氣用熱時
用藥者不可以熱藥此常理也惟攻裏發表則反之
然而攻裏發表常分作兩塗若病在表者雖畏日流
金之時不避司氣之熱亦必以熱藥發其表若病在
裏者雖堅冰積雪之時不避司氣之寒亦必以寒藥
攻其裏所謂發表者出汗是也所謂攻裏者瀉泄是

也王太僕注云汗泄下痢皆以其不住於中也夫不住其中則其藥一去不留雖以寒藥犯司氣之寒熱藥犯司氣之熱亦無害也若其藥留而不出適足以司氣增邪是謂不發不攻寒熱內賊其病益甚無病者必生病有病者必甚若司氣用寒之時病在表而不在裏反以寒藥水其裏不涌不泄堅腹滿痛急下痢之病生矣若司氣用熱之時病在裏而不在表反以熱藥燥其中又非發汗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痒發鬱注下瞶瘕腫脹嘔吐衄血頭痛骨節攣肉痛血泄淋瀝之病生矣以此知非熱不能解表非寒不

能攻裏是解表當宜熱攻裏當宜寒若反此法且謂
妄造今之用藥者以荆黃湯解表以薑桂藥攻裏此
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何異哉故非徒不効輕者危
甚者死夫本草一書不過酸苦甘辛鹹淡六味而已
聖人旣以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又以淡味
滲泄爲陽是辛甘淡三味以解表酸苦鹹三味以攻
裏發表與滲泄非解表而何涌泄非攻裏而何此二
者聖人之法盡矣蔑以加矣然則醫之法果多乎哉
攻裏以寒解表以熱而已矣雖然表病而裏不病者
可專以熱藥發其表裏病而表不病者可專以寒藥

攻其裏表裏俱病者雖可以熱解表亦可以寒攻裏
此仲景之大小柴胡湯雖解表亦兼攻裏最爲得體
今之用藥者只知用熱藥解表不察裏之已病故前
所言熱證皆作矣醫者不知罪由已作反謂傷寒變
證以誣病人非一日也故劉河間自製通聖散加益
元散名爲雙解千古之下得仲景之旨者劉河間一
人而已然今之議者以爲雙解不可攻裏謗議紛紜
坐井小天誠可憾也豈知雙解煎以葱鬚豈豉涌而
汗之一劑立雪所苦縱不全瘥亦可小瘳向所謂熱
證亦復不作候六經傳畢微下而已今醫者不知其

濟物無窮之功乃妄作損胃無窮之謗憤劉河間有
能醫之名設堅白之論以求世譽孰肯剖璞一試而
追悔和氏之刖足哉余之所以屢書此者歎知音之
難遇也近者余之故人某官不欲斥言其名因病頭
項強狀類傷寒服通聖散雖不得其法猶無害也醫
者見其因通聖散也立毀其非仲景之藥也渠不察
其熱已甚矣復以辛熱發之汗出不解發黃血泄竟
如前所言後雖以承氣下之不能已又復下之至絕
汗出其脉猶搏擊然余親見其子言之甚詳至今士
大夫皆不知辛熱一發之過也獨歸罪于通聖散嗚

呼甚矣道之難明也頃余之舊契讀孟堅漢書藝文志載五苦六辛之說而顏師古輩皆無注解渠特以問余余顧其內經諸書中亦不見其文既相別矣乘蹇且十里外颯然而悟欲復迴以告予之舊契已歸且遠乃令載之以示來者夫五者五臟也臟者裏也六者六腑也腑者表也病在裏者屬陰分宜以苦寒之藥涌之泄之病在表者屬陽分宜以辛溫之劑發之汗之此五苦六辛之意也顏師古不注蓋闕其疑也乃知學不博而欲爲醫難矣余又徐思五積六聚其用藥亦不外于是夫五積在臟有常形屬裏宜以

苦寒之藥涌之泄之六聚在腑無常形屬表宜以辛
溫之藥發之汗之與前五苦六辛亦合亦有表而可
用柴胡之涼者猶宜熱而行之裏寒而可用薑附之
熱者猶宜寒而行之余恐來者不明內經發表攻裏
之旨故併以孟堅五苦六辛之說附于卷末

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詮十三

人身不過表裏氣血不過虛實表實者裏必虛裏實
者表必虛經實者絡必虛絡實者經必虛病之常也
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實後治其虛亦有不治其虛
時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虛或治其實有時而幸中有

時而不中謬工之治病實實虛虛其誤人之迹常著
故可得而罪也惟庸工之治病純補其虛不敢治其
實舉世皆曰平穩誤人而不見其迹渠亦自不省其
過雖終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補藥也何罪焉病人亦
曰彼以補藥補我彼何罪焉雖死而亦不知覺夫粗
工之與謬工非不誤人惟庸工誤人最深如鯀湮洪
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補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惡醫者
與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見用不若順病人之心而獲
利也豈復計病者之死生乎嗚呼世無真實誰能別
之今余著此吐汗下三法之詮所以該治病之法也

庶幾來者有所憑藉耳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邪氣加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攬而留之可也雖愚夫愚婦皆知其不可也及其聞攻則不悅聞補則樂之今之醫者曰當先固其元氣元氣實邪自去世間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輕則傳久而自盡頗甚則傳久而難已更甚則暴死若先論固其元氣以補劑補之真氣未勝而邪已交馳橫鶩而不可制矣惟脈脫下虛無邪無積之人始可議補其餘有邪積之人而議補者皆懸湮洪水之徒也今予論吐汗下三